

徬徨中的冷靜

下冊

傅抱石全集

陳 銓 著

徬 徨 中 的 冷 靜 下

商務印

四六

吃晚飯的時候，雲衣雖然自己覺得精神很疲倦，因為恐怕她父親更生氣，所以仍然勉強出來。在平常他們吃晚飯，劉華廷總是高談闊論的，雲衣也是有說有笑的，劉太太雖然不多講話，也是興高采烈地，聽他們兩人談論。一會她看着她的女兒，一會她看着她的丈夫，心裏說不出來的快活。在劉華廷一天工作忙碌以後，晚飯時是他最好恢復精神的時間，就算晚上還要工作，晚飯時他也暫時忘記一切，來享受他家庭的幸福。至於雲衣，素來就崇拜她的父親，無論她父親的一談一笑，她都神聖似地敬愛，此時的快樂，更不用說了。

今天晚上，情形卻大不相同。當劉華廷罵了他的妻子，跑進地窖的時候，他心中已經隱隱地覺

着他自己的舉動太殘酷。在地窖中坐一會，氣平一點，把前後的事情想一想，心中不免大大失悔起來。但是劉華廷素來無論在社會或者在家庭都常慣了領袖，他下了一道命令，說了一句話，他自己總認為是絕對的真理，同時他更要強迫別人也認為是絕對的真理，他不能有絲毫的游移，就算他有時事過後心裏失悔，但是他也決不肯把他失悔的意思表示出來，因為一表示就會失掉了他人格的尊嚴，就會滅絕了他平日的威信，他領袖的資格，就不管自己宣佈取消。

二十幾年來，他對他妻子也不知發過多少次脾氣了。每一次發脾氣，差不多都是他的不是，脾氣發完，他也立刻認識他自己的不是，但是他是再倔強不過的人，叫他以後砍頭來為他的妻子都可以，要叫他自己謝罪認錯，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。

今天晚上，他明明知道自己錯了，但是他卻極力表示出安然無事的樣子，他驕傲的神情，好像在對他的妻子說：「你以為我作錯了嗎？我並沒有錯，我作的事體，全是對的。你想我會失悔嗎？你差了一點也不失悔。」

他儘管掩飾，仍然保不住要露出馬腳來。最容易露馬腳的地方，就是他談話的減少。他也很想

照平常地那樣多講話，然而他卻沒有法子多講，因為劉太太今天晚上只靜默低頭，連眼光也不敢正射他；雲衣也不像平常那樣活潑歡喜地問他這樣那樣；他每說一句話，雲衣也不像平日那樣驚異佩服他。沒有他妻子的愛情，沒有他女兒的崇拜，劉華廷就搜索枯腸，也找不出話講。就找出了幾句話，也沒有講出的興致。

在雲衣方面又何嘗不想多講幾句話來，使她父親忘記剛纔一切的爭執，恢復平常家庭的狀況？但是一來因為柳蓮青的誤會，二來因為她母親的受屈，她雖然是一個有力量的女子，此時也沒有法子支持。

三人靜靜地吃了一會飯。劉華廷仍然照他平常一樣地吃，劉太太同雲衣卻吃得很少，只揀着幾樣小菜，夾一點來慢慢地吃。

劉華廷平常照例晚飯先吃兩碗飯，再吃一碗粥，有時高興再加一碗或半碗粥。此時他已經吃完一碗飯了，第二碗看看又已經吃完一半了。桌上還是靜悄悄地，沒有一個人講一句話，也沒有一個人問一句話。

到後來他實在忍不住了，湊巧他忽然想起一句話。他剛纔不是要同雲衣講話嗎？他剛纔不是叫劉太太去叫雲衣來嗎？他剛纔不是臨到地窖的時候，還囑咐劉太太叫雲衣馬上來嗎？他爲什麼忘記了呢？現在不是最好問雲衣嗎？這不但是此時打破沈寂的好機會，而且對他今晚上的革命工作，也是非常的要緊，因爲有好幾件重要事情，他非同雲衣商量，趕快解決不可。

「雲衣，你吃完晚飯能够到地窖來嗎？」他問道。

「我剛纔本來打算要來，」雲衣答道。她心裏高興聽見她父親講話，所以一時面上也呈出活潑的氣象來。「後來因爲不久就要吃晚飯，所以沒有來。晚上當然能够。父親有什麼要緊事嗎？」

「對了。有很要緊的事情，隔一會你就知道了。」

幾句話講完後，桌上又恢復了先前的沈寂。劉華廷趕快吃完了他第二碗飯，馬上就要離桌。

「你不吃粥嗎？」劉太太驚異地問道。

「我沒有工夫。」

「難道吃一碗粥的工夫都沒有嗎？」劉太太關心地問道：「我看你頂好還是吃了好，不吃，回頭

又餓。」

「好罷。我就再坐一會。」

劉太太親自把粥盛好，劉華廷接着吃，大家仍然找不出什麼話來。

停一會劉華廷把粥吃完，匆匆地起身走了，臨走的時候，他囑咐雲衣趕快來。他走了，劉太太同雲衣心裏一時都好像如釋重負一樣。

「母親，你爲什麼吃得這樣少？」雲衣問道。

「我吃不下。」

「母親，你該沒有什麼不好罷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我只覺得我右邊脇下隱隱的痛。」

雲衣驚懼地起來。

「母親，是這裏嗎？」

「不是——是這裏——哎！你不要按着痛！」

悽惶中的冷靜

「該沒有什麼要緊罷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回頭躺一會就好了。」

「母親，我勸你今天晚上早一點睡好。回頭父親要茶要水，我自然會親自照料，用不着你管。」

雲衣同劉太太兩人把飯吃完。今天晚上，她們兩人都比平常吃得少，劉太太平常吃得同劉華廷一樣多，今天晚上只吃一碗飯，一碗粥，雲衣平常就只吃一碗飯，兩碗粥，今天晚上連一碗飯都沒有吃完，就放下筷子。

「雲衣，你剛纔還說我吃得少，現在，你看，你比我還更吃得少！」

「少吃一點，也沒有什麼關係。——母親，我們到房裏去。我伏伺你睡了我纔走。」

兩人走到房裏，雲衣替母親脫衣服，讓她睡下，坐在床邊陪着她。彼此互相看着，雲衣一時心酸，忍不住流淚。

「雲衣，你不要傷心。如果天爺有眼睛，他去了也會回來的。你看上一次他不是已經進了監嗎？爲什麼後來又出來呢？可見一切事情，都是有命的。」

「母親，生離死別也沒有什麼，只是這種誤會，太辜負別人的心了。我真想不到他原來這樣不了解我！」

「我看他並沒有什麼誤會，你放心好了！他後來不是還向你謝罪，請你原諒嗎？可見他馬上就明白了。」

「也許他已經明白，但是他能够誤會，已經够令我傷心！」

「那一個人不誤會別人？你想我同你父親結婚了二十多年，他今天還誤會我呢。」

「母親母親！可憐的母親！」

雲衣叫着伏着身去把臉偎着她母親的臉，眼淚不斷地流出來，劉太太也傷心流淚。

「母親，我應該去了，」停一會，雲衣道：「恐怕父親等得太久。你好好地睡罷。明天見。」

雲衣把燈吹滅，輕輕走出門去。

她到地窖裏，劉華廷只同她談革命的工作。今天已經是七月二十七，八月十五舉事的時間，看只有十幾天了。一切預備的工作，非常吃緊，因為柳蓮青一走，又少了一個臨時重要領袖的人，劉

華廷預備明天一早改裝進城去，佈置一切。

雲衣同他一直工作到一點鐘，纔把重要的事體弄完。

劉華廷回房裏，他妻子已經睡熟了。後來在他脫衣服的時候，她忽然驚醒。

「你什麼時候進來的？」劉太太朦朧着雙眼問道。

「我剛進來不久。」

「你的事體都完了嗎？」

「都完了。」

「雲衣呢？」

「她去睡了。」

「她該沒有病罷？」

「她精神還好，想來沒有什麼。」

劉華廷吹燈解衣睡下。但是他好久都睡不着，從劉太太的呼吸裏，他也感覺到劉太太也是一

樣地睡不着。他好幾次要想把頭移到他妻子枕上，請她原諒他今天的暴行，但是他始終覺得自己這一口氣輸不了。

「華廷，你還沒有睡着嗎？」劉太太忽然問道。

「沒有。」

「華廷，你現在還氣我嗎？」

劉華廷不答。劉太太把頭移過他枕上來，流淚地要求道：

「華廷，原諒我！我錯了，請你原諒我！」

劉華廷感覺一種勝利的快樂，而同時他的良心又使他羞慚。

他很想對他的妻子，痛哭地哀求她原諒一切，但是他始終覺得這種舉動，在他是一種受不了的大恥辱。

他沒有旁的辦法，他只好昧着良心，認為他妻子作錯了事，現在認錯要求他寬恕，他也就寬洪大量地寬恕了她。

四七

雲衣當天晚上回房，疲倦已極，連衣服也不脫，就倒在床上睡了。睡不上一個鐘頭，她又醒轉來，一時心裏煩亂，無論如何，再也睡不着。所有經過的事體，都擁進她的腦經，她想到她自己，她想到她的母親，她想到柳蓮青，她忍不住又哭了。

四圍是昏黑的，天上沒有月，也沒有星。秋風一陣一陣地吹來，窗外有落葉打階的聲音。

雲衣在床上翻來覆去，有三個多鐘頭。屋裏漸漸可以看見東西，原來天色已經發白了。窗外已有鳥鳴，一會，一羣麻雀噦噦噦噦地叫。

她越想睡越睡不着，她想索性披衣起來，把燈點燃，找一兩本書看看，也許比這樣躺着受罪還

好一點。那知她一掙身纔覺得她四肢無力，掙不起來，她不相信，努力掙起身來，馬上頭昏眼花，支持不住，只好又倒下去。她摸她自己的頭，像炭火一般地熱，心跳得異常厲害，她知道她病了。

她眼睜睜地，望着天明，到天大亮時，她不知道怎麼樣又朦朧睡去。

約莫九點鐘的時候，她醒轉來，看見她母親坐在她的床邊。

「母親，你在這裏有好久了？」

「不過一刻鐘的樣子。」

「什麼時候了？」

「快九點。」

「父親呢？」

「父親早起來了。」

「他不是要進城嗎？」

「對了。他說他吃完早飯就要動身去。」

「你們吃了早飯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，正等你呢。」

「母親，你頂好不要等我，我恐怕起不來。」

「爲什麼病了嗎？」

劉太太摸雲衣的頭，熱得燙手，一時也不免驚懼。她叫她好好睡着，不要起來。她可以把早飯替她端進房裏來吃。她問雲衣不想什麼特別的東西吃，雲衣說別的不想，只想吃半碗粥加白糖。劉太太慌慌忙忙地走出去。隔一會，同着劉華廷一塊進來。劉華廷問了雲衣幾句話，安慰她，說不過是一點感冒，沒有什麼關係，他馬上派管事到場上去請醫生。他說他這一次進城去，也許要耽過三五天，關於柳蓮青的事情，如果有什麼消息，他一定馬上派人回家來報告。他叫雲衣不要愁，就算柳蓮青真進了監，目前也不會有多大的危險，只要能够想法緩和赫知縣，暫時保住他同其他一般同志們的性命，到八月十五一定有解決的方法。他更告訴雲衣要好好地保養精神，此時正是革命工作的生死關頭，大家應該要拚命努力，以民族爲前提，不應該擊私人方面的事情來攪擾自己。他，劉華

廷是一個革命黨的領袖，他希望有一個有膽氣的革命黨領袖的女兒！

劉華廷說完了一番鼓勵的話，出去早餐，劉太太也跟着出去，端了一碗粥一碟糖進來。她扶起雲衣，雲衣吃了兩三口，又覺得吃下不受用，搖頭，又隨身躺下。劉太太也不勉強她，把飯暫時放在屋裏，自己出去，照料她丈夫進城的事情。隔了半個鐘頭，她進房來，告訴雲衣，她父親已經坐轎子進城去了。醫生也已經派人打轎子去請，希望午飯前可以來。她問雲衣現在覺得怎麼樣？雲衣說，沒有什麼，只是頭發燒，身體軟。

午飯的時候，醫生來，診了脈，說不過是感冒，沒有大事情，只消照他開的方子，吃一劑，餓一天，好睡一覺，明天早上準沒有事。

劉太太聽見醫生這樣講，登時也覺放心。醫生滿面得意，好像他已經大功告成一樣，不客氣地把兩塊白亮亮的銀元，揭起銀綢馬褂，塞在青湖縐薄棉的衣襟裏。

醫生走了，劉太太馬上派人到場上去檢藥。午飯的時候，照醫生的吩咐，不給雲衣一點東西吃，其實他就不吩咐，雲衣也吃不下什麼東西。午飯後，檢藥的人回來，劉太太親自煎好藥，扶起雲衣，讓

她吃下。吃了藥，把薄棉被替她蓋好，叫她閉目睡覺，自己輕腳輕手地走出房去。

雲衣剛纔聽了她父親一番壯烈的話，精神受了不少的興奮，一時拋去了心中許多的憂愁，自己也立刻下定決心，好好將息身體，好幫她父親完成他的事業。所以吃了藥以後，她安安靜靜地，閉目休養，過一些時候，她居然睡着了。

她這一睡，睡得可真久，一直到天晚的時候。劉太太已經進來了兩次，看見雲衣睡得那樣熟，不敢驚動她。

到天晚的時候，雲衣醒來，口裏異常地乾燥，想吃茶，一刻也等不得，她叫她母親。劉太太進來，在茶壺裏倒一盃熱茶給她吃，她幾口吃完，還覺着渴，她母親又給她一盃，吃還想再吃。劉太太只給她半盞。

吃完躺下，劉太太問她好一點沒有，她搖頭，劉太太一摸她的頭，比起先還更熱，兩頰紅紅的，口唇也起無數乾壳，眼睛好像在出火。劉太太着了忙，馬上又派人打轎子到場上去接醫生，醫生卻出門去了，好在管事有見識，馬上另外請了一位有名的醫生，同着回來。